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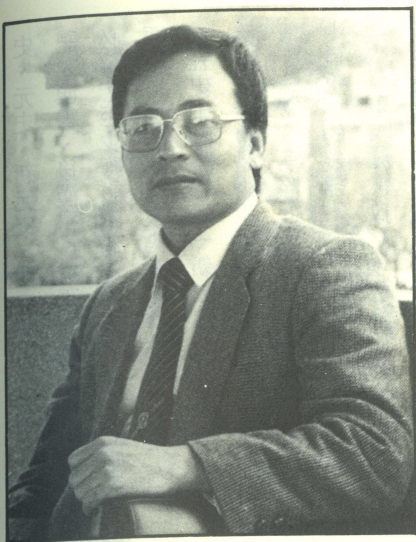
哲學思考

與

人類危機

本校國父思想老師

黃人傑



科

技文明的成就早已把整個地球的前途帶入重重危機之中，人口遽增的風暴，自然資源急速的消耗，核子武器對整個人類生存的威脅，還有我們醫藥取向的社會在遺傳上的退化，只要這些問題中有一問題不能解決，我們便會步向自我毀滅的絕境。另外，為解決這些問題所需採取的組織控制，自由幅度的收縮也不無可能使我們墜入一個心智活動停滯的社會。

現今人類早已遭遇前所未有的劫數，那些以級數增加的科技成就和快得無法讓社會跟得上的科技發展，都把我們逼入一個空前的問題死角。有很多自然的限制在今天即使未來的科技也是沒有辦法克服的。我們不可能靠移民太空來解決人口問題。地球燃料也不能消耗太多，因為地球每增加普通溫度一度，兩極的冰山就會開始溶化。尤其在武器方面，還有什麼能比今天的武器更能置人於死地呢。這不是末日的預測，僅在說明人類若要繼續生存的更美好，就該明白我們的教育社會與政治組織對於完成此項目標所必須的思想和行為上的大幅調適到現在仍無準備。

對於二十世紀文化中知識與價值、真與善、科學與宗教間愈演愈烈的裂痕我們深懷恐懼，這種分裂若說不致於根本斷送人類命運，至少也具有極強烈的破壞力。許多維繫價值的傳統信仰與哲學將逐漸不為人所採信，最後這些傳統的東西會失去原有的力量，然而在科學時代，人類的成就屏障或說是解危救困，不但需要而且是非得有更多的睿智及對生命基本價值、道德、宗教等哲學方面的堅定信念才行。

哲學文化的衝突與省思

德國大文豪哥德先生早在其名劇「浮士德」中預言人類因為忽視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而在其與物質文明失調而淪為其奴隸時，產生了莫大的悲劇。華格納先生（Friedrich Wagner）在其巨著「險象環生世界中的科學」（Science in an Endangered World）曾說明當前兩個世界的衝突——「人文世界」（Human World）與「科學世界」（Scientifically determined World）兩種文化的決裂。在過度開發的國家中，許多人熱衷於外出旅遊，而吸毒者也愈來愈多，藉著這些方式人們週期性的或慢性的逃避這個工作至上、消費至上與娛樂至上的世界。任何研究、進步與科技化的發展，如果超出了地球的容忍度和人類的限度，破壞了生命的法則與定律，對人類便會造成反擊，也就是反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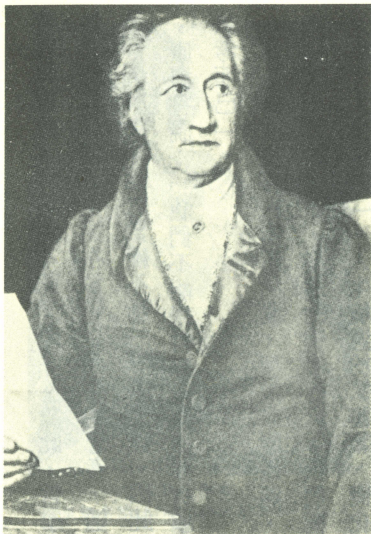
雖然，有人認為科技世界已逐漸統一，而相形之下當前世界則因種種不同的經濟、政治利益，分割成愈來愈多的國家，這種矛盾不僅顯示，開發中國家本身並無能為力創造新形成的科學世界，同時也沒有辦法不經媒介就能吸收這種科學世界。一旦這些國家發現，他們面對的危機侵入的說是基本結

構上的危機，而且不論他們本身或西方國家均無法徹底地解決這種危機，那麼他們對此一不祥的禮物，將變為無比的憎恨、報復與掠奪、屠殺。

假如我們看穿了研究工作方面在做文化檢討時所提出的目的上的辯解，看穿了其矛盾性、治標不治本的答案和辯說式的理由，那麼在檢討科學世界何以給人類世界帶來威脅的最終原因時會發現：原來是由於知識脫離了信仰，研究脫離了人生，自然科學脫離了哲學。正因為整合的科學有了分裂，造成了研究人員生活在象牙塔當中，也造成研究工作罔顧了地球現況，脫離了現實世界，使得現代自然研究工作雖然有所成就，可是也帶來攸關生死的重大問題，今天「科技整合」的哲學思考，已成為所有問題的核心。

哲學與哲學思考的關係

哲學的希臘文與拉丁文的原義就是「愛智



德國大文豪：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個人以為「智慧的愛好與追求」就是人類最崇高的精神生活與光輝。人類固然被譽為「萬物之靈」，其實就是一種哲學生命的發揮。從意念、感情到理性的提升與超越，其生命進化的動力，無不以哲學為根源。幾千年來，人類終於給「哲學」界定了不少神聖的意義，諸如：

(一)認為哲學是統攝群學的學問。哲學不僅在探索宇宙萬物的來源，及其生成演進的時空總體的學問，古代西方更是把哲學視為群學之母，一切學問均淵源於群學之母體，至今更是有以引導、檢證，批判群學發展的準則。

(二)有人認為哲學是修德祈福的學問。每當人類處於亂世之時，每每想及生命的本質所在與生存價值和意義等問題，什麼是生命、肉體與心靈，健康與平安，權力與財富，美與惡……等等代表何種意義，哲學是人類生存修德祈福的學問。

(三)其他的不同時代解釋，在最黑暗的宗教禁錮時期，哲學曾論為「神學的奴婢」，有人認為神學是解釋教義的學問。其實哲學最重要的生命是在於「批判」與「思辯」的智慧作用上。當前，由於科技文明的發達與進步，哲學又搖身一變而為科學的統一與考核的學問。事實上，科學從來也不可能與哲學分家，不管科學再如何進步與偉大，它都不能失去以哲學生命作為創造的基礎。

如今，現代的哲學除了復古之外，又有多方的涵義，不管其間有多少分歧與反對意見，

容納所有不同意見，並鼓勵發掘不同問題，觀點與方法，滿足人類的好奇心，解決人類所遭遇的難題，唯有掌握哲學思考的生命與精神，人類才有實現理想的可能。

所謂哲學思考就是指追求智慧方法的思考，其特質一方面建立在科學思考的基礎與條件之上，再超越它。由於科學並非萬能，加以人類誤用科學的成果，製造了很多科學不發達時代所未曾有的禍患，並嚴重阻礙了人類將來的生存與發展。因此，哲學思考另一方面勢將面對科學所無法勝任處理、與遺留下來的不當後遺症，傾其全力出擊，以顯哲學智慧與思考方法之威風。當然，哲學思考最高明的地方，不僅在於尊重科學的貢獻與成果，並在於把握適當地維持其與科學之間的關係——此點正是科學所最易忽視的，而有危害於知識的整合與人類的和平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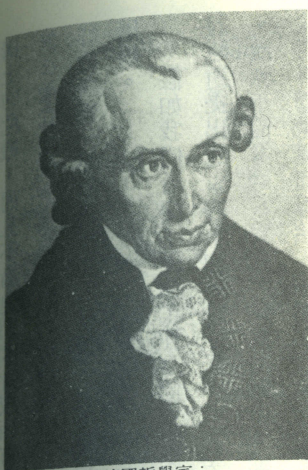
哲學思考的精義

一切都是「存在」所引起的問題，哲學活動是繼續不斷的思考活動，是對「存在」之鍥而不捨的探索。人活在自然界，如果缺乏熱情去尋求現象的關係，去理解變化的原因，什麼都不不想，便是缺乏了哲學的精神。固然，這也不是在沈思默想中便自滿自足：結論之提出，在哲學上並非不重要。祇是任何觀點的提出，必須說出它的方法與程序，必須瞭解它的

意義與價值，那就離不開思考了。故此，哲學的活動與影響：主要在於是否勤懇的思考，這是一個解決問題之繼續不斷的思考歷程。因此，康德曾說：「我們不能學哲學，祇能學哲學思考而已」。

人類求生存，有所活動，便與環境遭遇，而構成相當的關係，如此的整個經驗，我們稱之為「人生境遇」。人生境遇紛繁複雜、變化萬千。我們的處境，有所謂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引發出自然的關係和社會的關係。人類在自然和社會種種關係中活動，能夠認識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更進一步的反省，又能自覺到本身的認識作用和評價作用，而有所謂種種現象。人們內心與外界的關係，就有著自然現象、社會現象與精神現象之多樣統一。這樣的統一，包括了整個的自然存在與人的存在，就是我們所說的人生境遇。哲學就是人生境遇問題之徹底的反省思考。

由於思考有深淺遠近之分，而有所謂常識、科學與哲學的知識層次。人們透過五官之所共見共喻的見解，我們稱之為常識。它是一種



德國哲學家：
康德(I. Kant, 1724~1804)。

日常經驗，反省程度很淺近，只接觸到思考的邊緣，雖含有若干真理，但多半為含糊而不完全的解釋，在傳聞中常存有矛盾錯誤而不自覺。科學則是將常識所論及的世界，分析而批評之，彙類而系統之，加以合理的洗鍊。故赫胥黎(T. H. Huxley 1825 — 1895)嘗謂「科學為有訓練有組織的常識」。除系統外，科學循概念化的原理，探求一種一類事物的普遍關係，歸納成律，以統舉事實，就是科學的普遍性。於是，我們就能依據科學的定律，很準確的說明現象的因果關係，而具有高度的預測能力，這就是科學的準確性。可是在人生境遇中，科學研究的對象，雖從個體推及於種類，但仍限於此一種類或彼一種類，而未及於最高類的全體。所以科學的知識，仍然缺乏全體之滙通。

哲學思考其所及，是宇宙大全，是萬有存在，對大全或萬有的一般考查，以窺意義與價值之「全」。柏拉圖曾為哲學研究下一總觀(synopsis)的方法，體愛事物的全體，要將各種知識融會而貫通之。英哲史賓賽也說過，無統一的知識是最低下的，科學為局部統一的知識，哲學則為最完全統一的知識。又哲學的反省程度是徹底的，以窺意義與價值之「極」。不少哲學家認為，哲學是研究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之學，要追究事物存在的最後根據，要尋求事物發生的最高因或第一因，這就是要探求事物之完全不能再追問的本性。

如今，由於工商業發達，科技文明進步早

已走上了極端的叉路；反觀貧窮落後的共產世界，處處以仇恨、暴力與極權專制等基點，不擇手段地滲透、分化，試圖顛覆自由民主與富裕的世界，人類正面臨空前的災難，這正是有求諸於現代哲學研究與思考，急需突破與解決的問題。

哲學思考的方向

有人建議想藉著加速科技科學的進步過程來彌補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間的鴻溝；自這種過程的本身原為造成鴻溝的原因；因由從持平的眼光來看，這類建議之荒謬不啻藉著整個器官致癌來治療癌症一樣。因為科學化過程和科技過程的解放所帶來的後果——亦即現代科技和科學與人類其他生活領域嚴重脫節所造成的後果——很難以造成這種病態原因的同樣思想所產生的療法來醫治。

當前對科學的信仰已大致取代了對啓示的信仰，妨礙了我們針對研究工作及其為社會帶來的問題提出批判性的疑問。而就科學原本具有的「科學批判」的原始精神而言，迷信科學的態度實在是種墮落。因而，超越科學的統一和整體問題原本在於人本身以及人的生活世界，甚至精神、心靈的領域裏；如今人類要尋找這失去了的統一和整體，不在失落的地方尋找，相反地卻要在累積不關緊要的知識中，在利用造成統一之所以失落的、與世界不相干的，

研究未知的研究工作中來尋找，這實在也是無足為怪的。

如果有人認為，因科技——科學世界與道德——人文世界分裂而造成的愈來愈明顯的人類存在的不安與不完美，可以藉著確切的知識在量方面的增加達到全面的地步而消除，這種觀念是一種謬誤。不只是因為這種過程永無止境，也因為那喪失了的統一和整體乃屬質的方面，而非量的方面的事物，只有從「部份」的精神而非數目當中產生出來。同樣謬誤的還包括一種幻想，認為「望塵莫及」的人類文化和社會世界應該、也能像科技和科學般同樣快速的發展，比如說倫理學、哲學像核子科學般快速的發展，卻忽略了人文世界與科學世界根本上有其本質與層次上的不同差異。

我們人類便是科技世界自我毀滅過程的觀眾，推波助瀾者以及受害者。人類唯有在洞察了他目前愈陷愈深的錯綜複雜的狀況之後，才能開始策畫未來；人越想藉著知識的自由與創作的活動來超脫人類所賴以生存的生命法則與範疇，人便越為他們所束縛，因為人違反了生



希臘哲學家：
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 前384~322)。

命的法則與範疇，由於人不能長久生活在使本身一分为二的兩種文化之中，只有靠世界的規範擴及並批判的分析了科學之後，兩種文化間不斷的衝突才有解決的希望，而不是讓人文世界去順應科學世界，因為如此做會犧牲了人文世界。賦於人類和地球的生命，其全部實況只有在各種科學與其個別成果經由融合、協調和結合之後才能加以體驗和瞭解；而各種自然與人文之相關科學，其最終目標在於保障人類和一切生命不受傷害的各種科學研究的個別成果，將重新結合人文與自然科學。如果能以人類和生命做為各類研究的目標和意義、限度和標準，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

結論

我們知道科學及其運用在科技上的形式，在其方法學的領域內，基本上是不顧及人類的價值範疇與前途的，憑靠科學來解決人類世界的問題是沒什麼指望的。所以人們將一如往昔，以憧憬未來，耽於烏托邦的方式繼續生活在詭譎的情況之中，以避開這種危害人類生存的問題。如今，科學的進步已成了一種獨立的和自動化向前的過程，其本身產生加速的運動；其成果——科技上的進步眼前正控制著人類，而人類對之似乎失去了控制能力。因為人類藉著「超物理」(Hyperphysik)所創造的科技超世界已陷入一種運轉之中，其程度使得日益迫

切需要的對未來的預測與計劃越來越困難，而人類又一天比一天更依賴科技，也就是說人類變得越來越遲鈍無助和不自由。

由於工業社會的原子化使得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性日漸喪失，眾所週知的這與人類自由的喪失乃是息息相關的。這種不穩定的過程也從內部日益加深與加速。此外還加上人類對生物的破壞，包括人對自然生態的破壞，每個資深而權威的自然專家與經濟專家都曉得，這種破壞已妨礙了全球各類生命結構與功能。

不管人類是否知道這一切或是願不願意知道這一切，這便是人類目前生活環境的實況。為了要生存下去以及想生存的更美好，人類不得一天比一天花費更多的力量來抵擋進步附帶的反作用，也就是說要抵擋人類自己以保護人類，為要解除這種矛盾，只有靠一種新的對生命和世界的展望，其中最迫切需要的便是哲學的智慧與思考。

總之，哲學思考對當前人類所遭遇到生存最大的阻礙——科學的脫軌與科技文明的反作用——急需提出批判、引導與重建的職責使命。尤其在物質與精神、自然與人文嚴重失調與分歧衝突的情況下，產生的非人類正常心性與價值規範的共產主義與制度、暴力集團與陰謀野心家，提出凌厲、公正而嚴肅的批判，並大力揭發與消滅他們，否則人類將面臨人文精神畸型發展的最大禍害，這也急需借助於哲學的智慧與思考去效命突破解決。